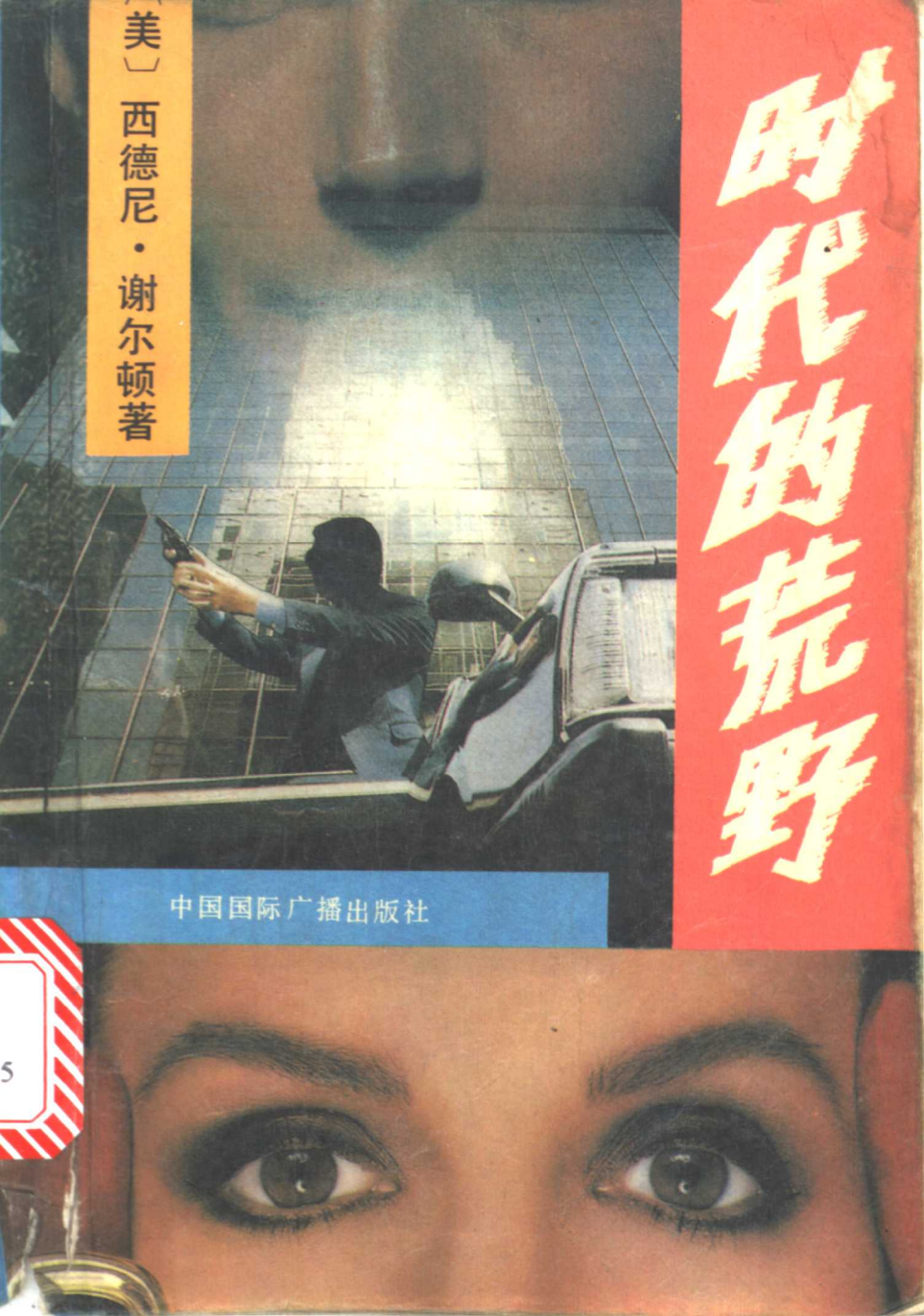


〔美〕西德尼·谢尔顿著

时代的荒野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时代的荒野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年·北京

责任编辑：夏大宇 王冰冰

时代的荒野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严向群 蓝新天 译
张 越 贾 宜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北京枫叶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250千字 11.31印张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300册

*

ISBN 7-80035-282-X/I·33

定价：4.10元

内 容 简 介

政府怀疑教堂藏匿恐怖分子，悍然下令军队血腥洗劫，修士遭惨杀，修女被强奸，顿时舆论哗然，举世震惊！

美丽迷人的西班牙女郎虎口逃生，慌不择路，竟自跌进色狼的色情圈套，几遭蹂躏！侥幸逃脱，岂料又落入强盗的魔爪。失魂落魄中，所谓西方的“自由”、“博爱”被一丝不挂地剥落，暴露了它真实的虚伪、丑恶、惨无人性。一道血幕在姑娘们眼前展开……

凶神恶煞的特种部队首领，指挥杀手，重重包围，无情追杀；屡陷绝境的强盗头子，连施绝技，化险为夷；女奸细作爱偷欢，争风吃醋；政治黑幕人物深夜打来的神秘电话，总理大人如坐针毡……

——这一切，构成了“时代的荒野”上最惨不忍睹、惊心动魄的大追杀！

全书惊险曲折，起伏跌宕！

西班牙潘普罗纳 1976年

海梅·米罗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对西班牙巴斯克族人来说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可在西班牙政治看来却是个凶神恶煞。他身高6英尺，有一张交织着强悍和智慧的脸庞。他浑身肌肉发达，乌黑的大眼中总是透露出深思熟虑的光芒。见过他的人在向别人描述时，总要把他高大的身躯，黝黑的皮肤，暴躁的性格大大地夸张一番。他是一个性格中交织着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双重色彩的复杂男人。其现实主义在于他深知敌我力量的悬殊；其理想主义在于他愿为自己的信仰随时献出宝贵的生命。

此时此刻，海梅·米罗在想：“如果这项计划失败了，我们都将魂归西天。”他最后一次在脑海中彻底默想了一遍他所拟定的计划，检查每一个环节，试图找出破绽，但却没有发现什么纰漏。这个行动计划既周密又大胆。如果它能成功，可说是功绩卓著，如果失败……

“行了，忧虑的时光已经过去，现在是该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海梅·米罗镇静地想着。

*

*

*

潘普罗纳已经成了一座狂欢之城。每年7月7日开始，这里都要举行公牛狂奔的庆祝活动。这是公牛狂奔前的最后一个早晨。已有三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涌入了潘普罗纳。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只是为了来一睹公牛狂奔那危险而又壮观的场面，而另外一些人则要跑在那些发狂的公牛前面，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汉勇气。所以饭店的客房早已预订一空。那些来自纳瓦拉省的大学生们只好在饭店的门厅里，银行的走廊上、卡车上、广场上，甚至在街上和人行道上栖身。

游人们拥挤在咖啡厅和饭店的窗户前，观看着用五彩缤纷的彩纸装扮衣着的游行队伍喧闹地从眼前走过，聆听着行进乐队演奏的悠扬曲调。游行队伍中许多人穿着紫罗兰色的长袍，头巾或是绿色，或是金黄色。那穿过街道的游行人流宛如一道绚丽的彩虹之河。沿街不时燃放的鞭炮为这喧闹的场景增添了几分嘈杂。

参加观看晚上斗牛的人们已经潮水般涌来。但是最为壮观的场面还是次日清晨将要开始的公牛狂奔。

在子夜前十分钟的时候，那些被关在潘普罗纳城内一个黑暗，低洼牛栏里的公牛被赶了出来，它们穿过一条铺有石桥的小河，又被关进圣多明哥街区的高栏。这些公牛在那里度过一夜之后，将在这天早晨被解禁，它们将沿着狭窄的圣多明哥街区狂奔，那些街道的角落都有木栅栏设置。街道的尽头是早已为这些公牛设置的牛栏，它们跑进去后又将被关闭起来，直到下午的斗牛开始为止。

从午夜到早上六点，游人们或酗酒、唱歌或调情做爱，以此来使目己消除睡意，等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那些打算加入公牛狂奔行列的勇士们，颈间都围着一条鲜红的领巾。

变成
入了人们的眼
弛电掣的特快列车
栅栏后面都聚集着许多渴望在
发疯的公牛面前证明自己勇气的年轻人，他们的神经高度兴
奋，一个个都在磨拳擦掌，跃跃欲试。

公牛群由远至近狂奔而来。它们穿过服装店、水果店，直向人群稠密处扑去。公牛所到之处，都响起一片躲避尖利的牛角和沉重的牛蹄的狂叫声。那些想与公牛一比高下的勇士中，有些人突然想到了死神的可怕，他们夺路而逃，闪进了街边的门廊。马上就会有旁观者对他们大声唾骂：“怕死鬼！”那些被公牛撞翻在地的人立刻会被旁人拖到安全地带。

有一对祖孙俩此时正站在围栏后面，他们屏住呼吸观看着近在咫尺发生的壮观而又动人心魄的场面。

“你看他们有多么勇敢！”爷爷在向孙子发出感叹。

小男孩则胆怯地说：“我害怕！”

爷爷用双手护着孙子说：“这是殊死的搏斗，但也十分美妙。我也曾与公牛一起奔跑过。那是无以伦比的。只有当你这样亲身与死神抗争，你才会感到自己是个男子汉。”

祝的海上。

人群之中。那

狂奔着的公牛撞倒后。

车，婴儿当即惨死，母亲也

气笼罩着潘普罗纳全城。公牛冲进手无寸铁的过路行人群中，撞倒妇女和儿童，把修长的犄角捅进路人的躯体和路边的摊档等所有它们所遇到的东西。人们恐怖地尖叫着，绝望地夺路而逃。

一辆涂满鲜红颜色的卡车突然出现在公牛奔跑的路上。公牛又转向那辆卡车，跟着卡车向通往潘普罗纳监狱的公路上跑去。

*

*

*

潘普罗纳监狱是一座禁止探视的两层石筑建筑，窗户上装有坚固的铁栏杆。监狱的四角都筑有碉堡，红黄相间的西班牙的国旗在门的上方飘扬。石门的后面是一个小庭院。监狱的第二层是由关押死刑犯的牢笼所组成的。

监狱里面，一个身着军装、荷枪实弹的卫兵正领着一个身穿粗黑布袍的牧师沿着第二层的走廊向前走着。卫兵手中拿的是一支半自动步枪。

那个卫兵已经注意到牧师在看到手中武器时眼睛中所流露出的疑虑，便解释说：“神父，我们在这里可不能太仁慈了。要知道这层楼上尽是些社会渣滓。”

卫兵示意牧师穿过一个很象机场上使用的金属探测器。

“很抱歉，神父。可按规定……”

“我当然不能例外，我的孩子。”

当牧师穿过安全检测仪时，一阵凄厉的响声打破了走廊上的寂静。卫兵本能地握紧了武器。

牧师转过头来微笑地看着卫兵。

“是我一时的疏忽”，牧师一边说着一边从脖子上取下一串沉重的银制项鍊交给卫兵。当他再穿过检测通道时，机器悄然无声了。卫兵将项鍊还给牧师后，两人继续向监狱的深处走去。

靠近牢房的走廊处恶臭扑鼻。

卫兵似乎颇有见地地对牧师说：“神父，其实你也知道你在这里是白费时间。这些畜牲没有什么灵魂可以拯救。”

“可我仍必须尝试一番，我的孩子。”

卫兵摇摇头说：“我告诉你，地狱之门正在伸开欢迎的臂膀，等待着他们两人呢！”

牧师颇感惊讶地望着卫兵问道：“他们两个人？怎么告诉我说这里有三个人需要忏悔呢？”

卫兵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说：“我们为你节省时间了。赞莫拉今天早晨死于心脏病。”

这时他们两人已经来到最尽头的两间牢房。

“神父，我们到了。”

卫兵打开一扇牢门后谨慎地向后退了一步，牧师走进牢房后，卫兵又锁上牢门，站在走廊里仔细观察着有无异常的

迹象。

监狱中肮脏不堪，犯人就躺在那里。牧师走上前去问道：“我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里卡多·梅拉多。”

牧师久久地俯视着他。已经很难辨认这个犯人的本来面目了。他的脸上不仅皮开肉绽而且化脓浮肿。他的双眼已经几乎睁不开了。犯人厚厚的嘴唇中缓缓吐出一句话：“神父，我很高兴你能来这里。”

牧师答道：“孩子，拯救你的灵魂是教堂的天职。”

“他们今天早晨就要绞死我吗？”

牧师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已经被判处西班牙绞刑。”

里卡多·梅拉多望着神父喊道：“不！”

“我很遗憾，死刑今已经由部长本人签署。”

牧师说罢便将手放在犯人的头上祈祷起来：“……”

里卡多·梅拉多忏悔道：“我的思想和言行都罪莫大焉，我诚心悔过我的全部罪孽。”

卫兵在牢房外听到这些心里在想：“如此浪费时间可谓愚蠢之极。上帝也会对他们嗤之以鼻。”

牧师在结束他的工作时说道：“我的孩子，让上帝在天国中接收你的灵魂吧！”

牧师走向牢门时，卫兵也过来打开了门锁。然后他后退一步，用枪对准囚犯。当牢门重新被锁上后，卫兵走向邻近的一扇牢门并将上面的锁打开。

“神父，他是最后一个了。”

牧师走进这第二间牢房。里面的囚犯也被打得奄奄一息。牧师凝视了他好一会才开口问道：“我的孩子，你叫什

么名字？”

“费利克斯·卡皮奥。”这是个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子的男人。他说：“神父，我不怕死。”

“我的孩子，这很好。死到临头我们都难逃噩运。”

正当神父给卡皮奥忏悔时，一阵响声从远方传来。开始十分微弱，然后越来越大，直到在整个监狱中回荡。那是兽蹄踏地的轰鸣和一大群人奔跑声、叫喊声。卫兵专注地聆听着。那声音正迅速地接近监狱。

“神父，你最好快些。外边发生了特殊情况。”

“我已经结束了。”

卫兵迅速地打开牢门，牧师由牢房跨上走廊，卫兵又在他身后把门锁好。监狱前门传来的响声已是震耳欲聋。卫兵转身从狭窄的、满是栏杆的窗户向外眺望。

“那是什么声音？”

牧师说：“那声音似乎在说有人希望与我们一起观看。我能借那个用一下吗？”

“借什么？”

“你的武器。”

牧师一边说着一边走近卫兵。他悄悄地取下挂在脖子上的大项链，从中取出一把匕首。只眨眼的工夫，他已经将匕首刺入了卫兵的胸膛。

牧师从死去的卫兵手中摘下半自动步枪并说道：“我的孩子。你瞧，上帝和我决定你不再需要这个武器。”

这个牧师原来就是海梅·米罗！这时他已将那支枪挂在自己身上了。

那个卫兵的尸首横陈在水泥地上。海梅·米罗从他身上取出钥匙，飞快地打开了两个牢门。此刻街上传来的声音更

大了。

海梅命令道：“让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你简直就是一个真正的牧师，几乎都已经让我确信不疑了。”里卡多·梅拉多尽力想使自己浮肿的嘴角边流露出微笑来。

“他们一定对你们俩施以酷刑了吧？别着急，我们要以牙还牙！”

海梅用双手挽着两个囚犯，帮助他们走下楼梯。

“赞莫拉出了什么事？”

卫兵们把他毒打至死。我们都听到了他临死前的惨叫。然后他们又将赞莫拉从卫生所拉出来，说他死于心脏病。”

这时他们已经来到一扇紧锁的铁门前。

海梅说：“你们在这等一会。”说罢便走近铁门对另一侧的卫兵说：“我已经完事了。”

卫兵打开铁门并对他说：“神父，你最好快点。外边正在发生骚乱……”他的话还未说完，海梅的匕首已经刺进了他的身躯，鲜血立时从他嘴中流出。

海梅向那两个囚犯示意：“走！”

费利克斯·卡皮奥拾起了卫兵身边的枪，他们一行开始走下楼梯。监狱外是一片乱糟糟的景象。警察们在四处奔跑，他们想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监狱的庭院里挤满了逃避公牛伤害的人群，他们尖叫着，更使警察不知如何处置他们才好。一头公牛已经跑到监狱门前，石门已被它撞坏。另一头公牛已经将一名身着军装的士兵抛在了路上。

那辆红色卡车此时还停在庭院里，马达尚未熄火。在一片混乱之中，那三个从楼上下来的男人几乎无人注意。有些人虽然看到了他们，但更忙于自己如何逃命。海梅和他的伙

伴一言不发，跳上卡车的后斗，穿过挤满人群的街道飞速驶去。车后是一片飞扬的尘土。

身着绿军装，头戴黑皮帽的地方警察面对骚乱的人群、疯狂的场面束手无策。人们在向各个方向逃命。他们绝望地想要逃脱公牛的铁蹄。其实更大的危险并非来自发狂的公牛，而是来自慌不择路的逃难者的自相践踏。许多老人和妇女已经被撞到、蹂躏。

海梅痛心疾首地凝视着这个混乱的场面：“这可不是我们计划所要采取的方式！”他悲叹着，但却没有力量去结束这个可怕的场面，最后只好闭上了双眼。

*

*

*

当卡车开到潘普罗纳南郊后停了下来，嘈杂和混乱已被这工地抛在了后面。

里卡多·梅拉多问道：“海梅，我们将去什么地方？”

“在托雷郊外我们有一处安全的房子，我们要在那里到天黑后再向别处转移。”

费利克斯·卡皮澳因为伤痛而呻吟起来。

海梅看着他，脸上充满同情。他轻柔地对费利克斯说：

“朋友，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海梅此时脑海中仍浮现着潘普罗纳的可怕景象。

*

*

*

三十分钟后，他们已经来到那个名叫托雷的小村庄。他们的栖身之处是村后山上的一幢孤单的房子。海梅帮助两个伙伴从红卡车后斗上下来。

司机说：“到午夜时你们再搭车上路。”

海梅吩咐道：“给他们俩人找个医生来，把卡车清扫一下。”

三个男人走进那幢房子。这是一间农舍，朴素而又舒适，起居室中有壁炉和天花板。桌子上留有一个字条，海梅·米罗读罢这张写有欢迎字样的字条，嘴上浮起会心的微笑。他取出酒柜中的一瓶葡萄酒，将酒杯一一斟满。

里卡多·梅拉多举杯说道：“朋友，不用语言来表达感谢了，权以这杯酒来致谢吧！”

海梅举起手中的酒杯说：“为自由而干杯！”

这时突然从一只鸟笼中传出一阵小鸟的叫声。海梅走上前去凝视了好一阵后，打开鸟笼，轻柔地取出小鸟，然后从敞开的窗口将小鸟放了出去。

海梅喃喃地说：“飞吧，小鸟！所有的生灵都应该获得自由。”

2

马德里

莱奥波尔多·马丁内斯总理正在大发雷霆。这是个个子矮小、故做姿态的男人。他在讲话时全身都在颤动。他怒吼着：“必须制止海梅·米罗肆无忌惮的行为！”他的声音又

高又尖：“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怒视着聚集在他办公室里的6个人。“我们正在抓一个恐怖分子，可我们全国的军队和警方竟对他无能为力！”

蒙克洛别墅距马德里市中心5公里，是莱奥波尔多·马丁内斯总理工作和居住的地方。这里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建筑以绿砖砌成，窗帘也是绿色的。庭院四角都有小塔。

马丁内斯用手拨敲了一下桌子说：“昨天米罗将潘普罗纳变成了一个战场。他杀死了两名狱卒，并劫走了两名与他一伙的恐怖分子。许多无辜的百姓死于他放出的公牛蹄下。”

会场里出现一片沉默。

总理在宣誓就职时已经庄严地宣称：“我的第一个施政纲领就是制止那些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马德里是伟大团结的象征，它将把安得鲁西亚族，巴斯克族、加泰隆族团结在西班牙的国旗之下。”

但他过分乐观了。力主独立的巴斯克族人则与他想的不一樣。他们制造爆炸事件，抢劫银行，组织恐怖分子示威游行……此类事件在各地此起彼伏。

站在马丁内斯右侧的那个男人镇静地说：“我将抓住这个海梅·米罗。”

说话的人是拉蒙·阿柯卡中校。他是代号为“保安部队”组织的首领，他们的任务就是追捕巴斯克族恐怖主义分子。阿柯卡已经65岁，他身材高大，有一张令人恐惧的冷峻面庞，一双眼睛就象两颗乌黑的岩石。他在西班牙国内战争时期一直是弗兰西斯科·佛朗哥手下的一名年轻官员，而且至今一直狂热地信奉佛朗哥的哲学：“我们只对上帝和历史负责。”

阿柯卡是一名才华横溢的军官，而且一直是佛朗哥最信

赖的助手之一。他一向纪律严明，一旦有谁触犯，立刻就会受到惩罚。阿柯卡中校亲身经历了残酷的国内战争，那是一段充满破坏和残杀的可怕时光。可现在巴斯克人又要挑起战斗和屠杀了。

阿柯卡中校率领的是一支训练有素、无所畏惧的反恐怖部队。他手下的人都进行地下活动，身穿便衣。为了避免袭击，他们从不以文字或照片的形式在公开场合露面。

马丁内斯总理在想：“能够使海梅·米罗俯首称臣的人非阿柯卡中校莫属。”但他马上又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又有谁能让阿柯卡中校俯首称臣呢？”

是否任命阿柯卡统率“保安部队”组织，总理一直未拿定主意。可在一天的半夜里一个电话通过他的私人专线打来，他立刻听出了对方的声音。

“海梅·米罗及其恐怖分子的行动使我们很不安宁。我提议你任命拉蒙·阿柯卡中校为保安部队的首领。你听明白了吗？”

“是的，先生。我立刻执行。”

电话很快挂断了。

打电话的人是一个代号为“蒙杜”集团的成员。这个组织是由银行家、律师、大公司总裁和政府部长组成的秘密集团。这个集团的资金极为雄厚，但他们的钱来自何方，又如何使用都是不解之谜。有谁要过多地打听这种事，他会被认为是神经不健全。

总理一接到指示后，就立刻任命了阿柯卡中校。总理在想象着：阿柯卡手下的人已经在潘普罗纳附近将海梅·米罗擒获，米罗及其反叛者已被判处绞刑，阿柯卡坚持要对米罗凌晨处决，要给他带上铁领子，逐渐紧缩，直到他咽气为止；

米罗已经成了阿柯卡的阶下囚，阿柯卡说：“我要他的脑袋！砍下他的头，巴斯克族的分裂运动也就寿终正寝了！”

总理仍在想：虽然他说的不无道理，但未免夸大其词了。海梅·米罗是一个基督教首领，狂热地追求着自己的事业，这正是他的可怕之处。可是阿柯卡中校也有他的可怕之处啊！

安全部长开口讲话了：“陛下，没有人能预见潘普罗纳所发生的一切。海梅·米罗是……”

总理打断他的话说：“我知道他是何许人。我想知道的是他在什么地方！”他说着把头转向阿柯卡中校。

“我们正在追踪米罗。”阿柯卡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我想提醒陛下的是我们的敌人不仅是米罗一人，而是整个巴斯克民族。是巴斯克人给了米罗及其同伙以食品、武器及栖身之地。米罗在他们眼中是英雄。但是不用着急，他很快将成为绞架上的英雄了。”

总理在房中踱了几步后说到：“先生们，我们的会就开到这。”

除了阿柯卡中校外，与会者们都纷纷离去。

总理在房中边踱步边自言自语道：“这些巴斯克人为什么不甘愿做一个西班牙人呢？他们还想要什么呢？”

阿柯卡说：“他们想要国家权柄，想要自治，想要自己的语言和旗帜……”

“不，这不行！只要我执政一天，就不能让他们分裂西班牙。政府要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可以拥有的，什么是他们不能拥有的。这些乌合之众……”

一个助手走进房间不无歉意地说：“陛下，请原谅，主教大人到了。”